象教皮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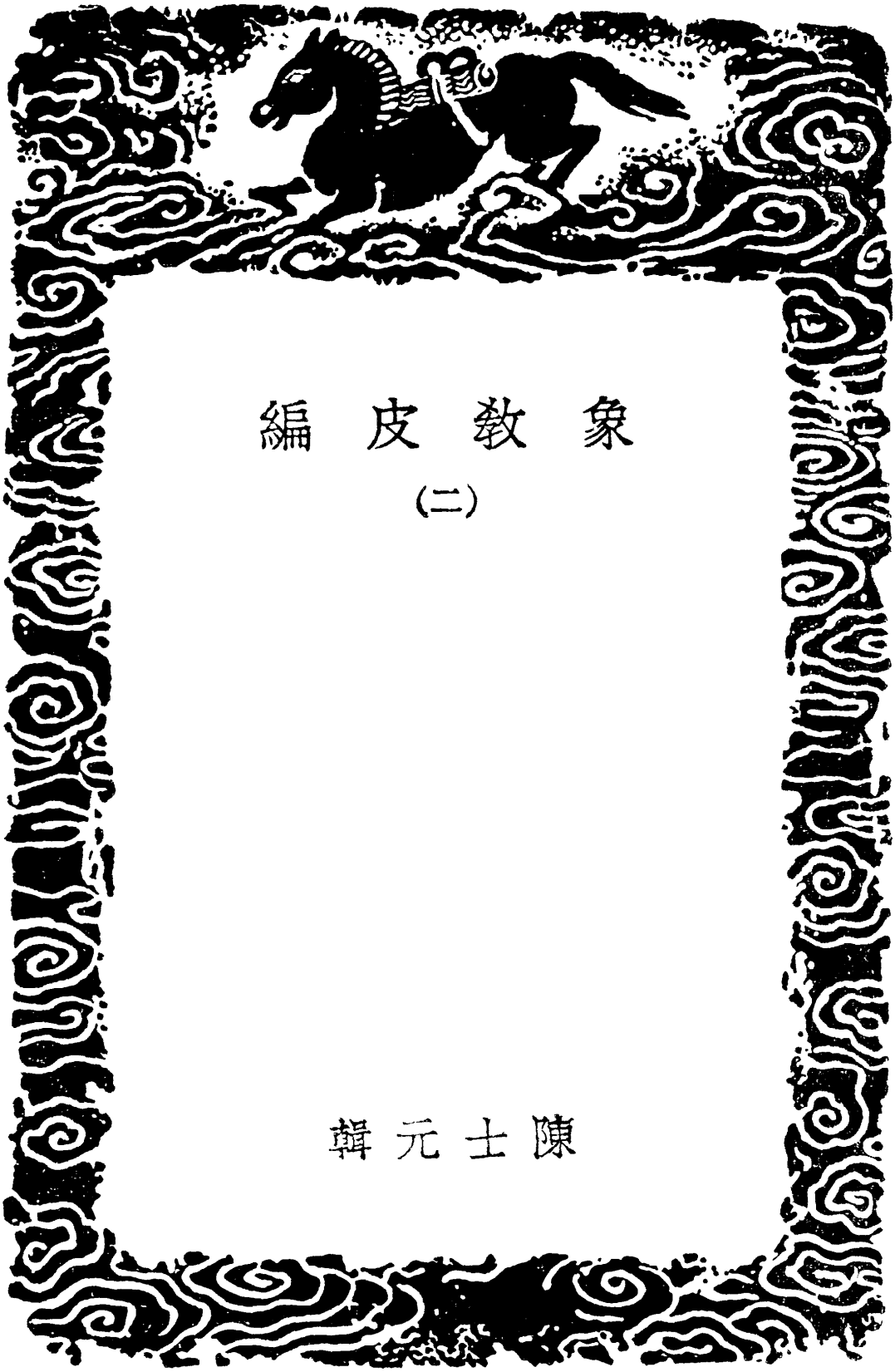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象教皮編

(二)

陳士元輯

象教皮編卷之四

禪語

釋迦牟尼佛、西天佛祖。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云、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illegible]足。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

世尊、西天佛祖。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摩訶迦葉、西天二祖。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迦葉。

脇尊者、西天十祖。示富那夜奢、西天十一祖。偈云。眞體自然。眞因眞說。有理領得眞眞法。無行亦無止。

龍樹尊者、西天十四祖。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因說偈云。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形形。用辯無聲色。

闍夜多尊者、西天二十祖。至羅閱城。語婆修盤頭弟子云。我不求道。亦不顚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

般若多羅尊者、西天二十七祖。答東印度國王云。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

文殊菩薩、拈藥草示衆云。此藥能殺人。能活人。

跋陀禪師、示生法師云。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

寶誌和尚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又云。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語言。

達磨大師、東土初祖。少林面壁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云。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云。汝得吾皮。尼總持云。吾今一見。更不再見。師云。汝得吾肉。道育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云。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師云、汝得吾髓。

慧可大師、東土二祖。云。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

燦可大師、東土三祖。信心銘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愛憎。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逆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元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忽住空忍。一種平懷。妥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眞。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愼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端。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粗。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眞。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

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元。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淨盡。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眞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卽是無。無卽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有。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道信大師、東土四祖。示法融禪師云。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身。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缺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隨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

宏忍大師、東土五祖。告衆云。汝等各隨意述一偈。神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惠能偈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師說偈云。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遂以衣法付惠能。

惠能大師、東土六祖。示內侍薛簡云。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

慧忠國師、六祖旁出。上堂云。青蘿貪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閒。而人自鬧。

希遷禪師、卽南嶽石頭和尙。嗣青原行思。上堂云。吾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卽心卽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佛法大意。師云。長空不礙白雲飛。

寶通禪師、湖州大顚和尙。嗣希遷。上堂云。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秖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汝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卻一切妄運想念現量。卽汝眞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卽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洽洽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

惟儼禪師、澧州藥山和尙。嗣希遷。博通經論。嚴持戒律。鼎州刺史李翺問如何是道。師云。雲在青天水在缾。翺述偈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缾。翺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云。太守欲要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

宣鑒禪師、常德德山和尚嗣龍潭信禪師。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逢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間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乃住龍潭。焚疏鈔。直詣溈山。○武陵太守薛廷望、建古德禪院。延師居之。師上堂云。若於己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亦無益。又云。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維摩經云。佛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撓魚鼈性。彼大海水本相如故。又云。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着掌中。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人不覺不知。不使人有往來相。余謂此以心言也。宣鑒之說本於此。

義存禪師、雪峯和尚嗣宣鑒。上堂云。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向甚麼處捫摸。○又示衆云。此事不從脣吻得。不從黃卷上得。不從諸方老宿得。合從甚麼處得。也須子細。

宗一禪師、即元沙師備嗣義存。上堂云。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升沉。建立乖眞。故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沉之鄉。動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收。顢頇一作嗃吁。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眞。不同修證。秖長虛閒。不昧作用。不涉塵泥。箇中纖毫道不盡。即爲魔王眷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

處。如火銷冰。終不成冰。箭既離弦。無返迴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這裏。步步登元。不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卽迷旨。二乘膽顫。十地魂驚。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淨名杜口。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本來眞淨。動用語笑。隨處了明。更無欠少。今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終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卽便遏捺。如此見解。卽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偸鈴。徒自欺誑。這裏分別則不然。也不是隈戶傍門。句句現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本絕塵境。本無位次權名。箇出家兒。畢竟甚麼急切。盡一生去。且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秖是記言記語。恰與念陀羅尼相似。蹋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和和地。被人把住。詰問。沒處去。便嗔道。和尙不爲我答話。恁麼學。事大苦。汝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尙。稱善知識。問著便搖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說昭昭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爲善知識。大賺人。汝知麼。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眞實。爲甚麼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爲甚麼有昭昭靈靈時。汝還會麼。這箇喚作認賊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起。我向汝道。昭昭靈靈。秖因前塵色聲香味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兎角。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祕密金剛體。汝還見南閻浮提日麼。世人與營養身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皆承日光成立。秖如日體。還有許多心行麼。還有不周徧處麼。欲識

金剛體。亦須如是。秖如舉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踪迹。眞如凡聖。地獄人天。秖是療狂子之方。虛空向無改變。大道豈有升沉。悟則縱橫不離本際。若到這裏。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殺人。若向外馳求。又落空界。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餤鑪不藏蚊蚋。此理本來平坦。何用剗除動靜。揚眉是眞解脫。道不強爲意度。建立乖眞。若到這裏。纖毫不受。指意不差。便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又上堂云。我今問汝諸人。且承當得箇甚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辯得麼。若辯不得。恰似揑目生花。見事便差。如今目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變作顚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汝今既剃髮爲沙門。卽便有自利利人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墨汁相似。自救尙不得。爭解利人。佛法因緣事大。莫作等閒相似。聚頭亂說雜話。趁慣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何不自省察看是甚麼事。從上宗乘。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超毘盧妙莊嚴世界海。超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急急究取宗乘是甚麼事。不可由汝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汝會麼。秖如釋迦出頭來。作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教。如餅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得。如同夢事。亦如寐語。沙門出頭來。不同夢事。盍爲識得。識得、卽是大出脫大徹頭人。所以超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毗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莫秖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饒汝到精明湛湛不搖處。不出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急

流不覺。妄云恬靜。恁麼修行盡。出他輪迴際不得。依前被輪迴去。所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竟究何似。我如今更不教汝加工鍊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

元安禪師、洛浦和尚・嗣夾山會禪師・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云。一片白雲橫洞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良价禪師、筠州洞山和尚・嗣雲巖・价師自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宏萬品。橫抽寶劍。翦諸見之稠林。妙叶元通。截萬端之穿鑿。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元風。播於天下。故諸方宗匠。咸共推尊。爲曹洞宗焉。○師因曹山辭別。遂囑云。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今付於汝。詞云。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盌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在不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卽屬染汚。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皆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莖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眞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釐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卽是規矩。宗通趣極。眞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顚倒。以緇爲素。顚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

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馵。以爲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貍奴白牯。弊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潛行密用。如愚黃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師作五位君臣頌云。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別無眞。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冲天志。兼中過。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

本寂禪師、曹山和尙。嗣良价。僧問五位君臣旨訣。師云。正位卽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卽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穢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元大道。無著眞宗。君爲正位。臣爲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說。乃作偈云。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眞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

德止禪師、圓通和尙。嗣寶峯照禪師。上堂云。山僧二十年前。兩目皆盲。了無所覩。唯聞人說。靑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不徧之處。籌策萬端。終不能見。二十年後。眼光漸開。又値天色連陰。濃雲亂湧。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時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時立箇窠臼。忽遇多知漢道。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却問。那裏是高山頂上。他道。紅塵不到處。是好箇端的消息。諸仁者還會麼。

文偃禪師、雲門和尚・嗣雪峯義存・是爲雲門宗・上堂云。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更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恁麼休歇時。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恁麼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識機智得。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火不能燒。口終日說事。未嘗挂著脣齒。未嘗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挂著一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是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恁直饒一句、下句當得。猶是瞌睡漢。

澄遠禪師、香林和尚・嗣文偃・上堂云。汝諸人盡是擔鉢囊向外行脚。還識得性也未。且問汝諸人。是汝參學日久。用心掃地煎茶。遊山玩水。汝且喚恁麼作自性。諸人且道。始終不變不異。無高無下。無好無醜。不生不滅。究竟歸於何處。諸人知得下落所在也未。若於這裏知得所在。是諸佛解脫法門。悟道見性。始終不疑不慮。一任橫行。

文益禪師、清涼和尚・嗣羅漢・是爲法眼宗・南唐李主、與師論道、同觀牡丹花。命師賦詩云。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曉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師頌三界唯心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辯。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山河大地。誰堅誰變。○師頌華嚴六相義云。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正定。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

清聳禪師、靈隱和尚。嗣文益。上堂云。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云。見色便見心。且喚恁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爲心。爲恁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秖爲迷此而成顚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強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

德韶國師、天台和尚。嗣文益。上堂云。古聖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旛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今作麼生會。祖師意。莫道風旛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發風旛。就風旛通取。莫道風動處是甚麼。有云。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卽是空。有云。非風旛動。應須妙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若於這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甚麼疑悟。

懷讓禪師、南嶽和尚。六祖法嗣。示沙門道一云。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舍。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

道一禪師、江西大寂和尚。卽馬祖。嗣懷讓。示衆云。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卽是佛心。達磨大師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顚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爲爲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汝受吾教。聽吾偈云。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秖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卽不生。

洪恩禪師、中邑和尚・嗣馬祖・仰山問佛性師云。我與汝說箇譬喻。如一室有六窗。內有一獼猴。外有一獼猴。從東邊呼猩猩。猩猩卽應。如是六窗俱呼俱應。仰山云。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秪如內獼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見。且又如何。師執仰山手云。猩猩與汝相見了。

惟寬禪師、興善和尚・嗣馬祖・唐憲宗召師至闕下。白居易問。旣稱禪師。何以說法。師云。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河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卽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白問。旣無分別。何以修心。師云。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白問。垢卽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云。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白問。無修無念。何異凡夫也。師云。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爲眞修。眞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卽近執著。忘卽落無明。此爲心要云爾。與孟子無助無忘之說相似・

自在禪師、伏牛和尚・嗣馬祖・上堂云。卽心是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佛。是病藥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句。師云。伏牛山下古今傳。

龐蘊居士、嗣馬祖・偈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邱山絕點埃。神通幷妙用。運水及搬柴。

懷海禪師。卽洪州百丈和尚・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爲馬祖入室弟子・時號三大士・上堂云。靈光獨耀。迥脫塵根。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又云。汝等先歇諸緣。伏息萬事。□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

令其自在。不被見聞知覺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名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過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爲道人。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爲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爲無爲、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爲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

招賢禪師、長沙景岑和尚・懶讓泐・ 上堂云。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金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嘗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悉。光未發時。尙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

大安禪師、潭州長慶和尚・號嬾安・嗣懶海・ 上堂云。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見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如是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倒。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道是甚麼物任持。便得如是。且無絲毫可見。

志勤禪師、靈聖和尚・嗣大安・ 初在潙山。見桃花悟道。偈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迴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

法員禪師、大隨和尚・嗣大安・ 上堂云。此性本來清淨。具足萬德。但以染淨二緣。而有差別。故諸聖悟之。一向淨用。而成覺道。凡夫迷之。一向染用。沒溺輪迴。其體不二。故般若云。無二無別分。無別無斷故。

普願禪師、池州南泉和尚・嗣馬祖・上堂云。然燈佛道。若心相所思出生。諸法虛假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內。亦如吹網。欲令氣滿。且說十地菩薩。首楞嚴三昧。得諸佛祕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生涅槃。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

希運禪師、黃蘗和尚・嗣懷海・裴相國拓一尊佛像於師前。請師安名。師喚裴休。相國應諾。師云。與汝安名竟。

從諗禪師、趙州和尚・嗣普願・上堂云。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把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又云。未有世界。早有此理。世界壞時。此理不壞。

靈祐禪師、澧州溈山和尚・嗣懷海・是爲溈仰宗・上堂云。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卽得從上諸聖。秖說濁邊過患。若無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爲。澹泞無礙。

智閑禪師、香嚴和尚・嗣靈祐・在南陽除草。拋瓦擊竹作聲。忽然省悟。作頌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慧寂禪師、袁州仰山和尚・嗣靈祐・上堂云。汝等諸人。各自迴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塵識。如將黃葉止啼。有甚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秖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眞金鋪。我這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眞金。我

亦拈與他。○師示寂偈云。一二三。平日復仰視。兩口一無舌。卽是吾宗旨。

義元禪師、鎭州臨濟和尙。嗣希運。是爲臨濟宗。僧問。眞佛、眞法、眞道。師云。佛者、心淸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卽一。皆是空明。而無實有。如眞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秖是覓箇不受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又問。如何是第二句。師云。妙解豈容無著問。瀉和爭負截流機。又問。如何是第三句。師云。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又云。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師示寂偈云。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

紙衣和尙、卽克符。嗣臨濟。師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濟云。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師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濟云。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師問。如何人境俱奪。濟云。幷分絕信獨處一方。師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濟云。王登寶殿野老謳歌。師於言下領旨。作四頌。其一云。奪人不奪境。緣自帶淆訛。擬欲求元旨。思量反責麼。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覿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其二云。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眞。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澹。山搖翠色新。直饒元會得。也是眼中塵。其三

云。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把吹毛劍。還如値木盲。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其四云。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主賓言少異。問答理俱全。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

繼戒禪師、淨因瞞菴和尙嗣智海。師同圓悟、法眞、慈受三大禪師。并十大法師禪講。千僧赴太尉陳良弼府齋。時。徽宗私幸觀之。有善僧問諸禪云。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眞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法。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師云。法師所問。不足當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僧。可使法師無惑也。法師所謂五教者。愚法小乘教、乃有義也。大乘始教、乃空義也。大乘終教、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乃卽有卽空義也。一乘圓教、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僧。聞麼。答云。聞。師云。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聞麼。答云。不聞。師云。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師乃顧善僧云。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無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能入圓教。善僧拜謝。僧復云。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

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法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合四義事理。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宗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

師遠禪師、梁山廓菴和尚・嗣大隨靜公・上堂。舉楊岐三脚驢子話。乃召大衆云。這因緣。如今叢林中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秖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便答。若恁麼秖作箇乾無事。會不見楊岐用處。又有般底秖向佛邊會。卻與自己沒交涉。又有般底秖向自己會。棄卻古人用處。又消遣不下。卻似抱橋柱澡洗。放手不得。又有般底卻向脚多少處會。此病最難醫。所以他語有巧妙處。卒難摸索。纔擬心則差了。前輩謂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麼田地。方堪傳授。這公案直須還他透頂徹底漢。方能了得。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著。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卻向萬劫峯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聽我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

宗杲禪師、徑山大慧和尚・嗣圓悟・圓悟・卽照覺川勤・上堂。舉圓通秀禪師示衆云。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戲破。如今玉石難分。秖得麻纏紙裹。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些

子老胡九年話墮。可惜當時放過。致令默照之徒。鬼窟長年打坐。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雖然昔日叮嚀。卻是樹頭風過。○又云。水底泥牛嚼生鐵。憍梵鉢提咬著舌。海神怒把珊瑚鞭。須彌燈王痛不徹。此前隆慶壬申集。此後萬歷甲申。

慧思禪師、南岳和尚。誌公同時。示衆云。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卽不得。得亦不眞。○偈云。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眞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箇偪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又云。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出衆太虛元。指物傳心人不會。

法常禪師、荆州玉泉和尚。嗣大寂。答鹽官偈云。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又偈云。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

隱山禪師、龍山和尚。洞山師。示洞山偈云。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閒。莫把是非來辯我。浮生穿鑿不相關。

齊安禪師、黃州人。上堂云。言不落句。佛祖徒施。元韻不墜。誰人得知。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云。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怨無人。○又偈云。猛熾燄中人有路。旋風頂上屹然棲。鎮常歷劫誰差互。杲日無言運照齊。

鹿苑圭禪師、潭州和尚。上堂云。凡有因緣。須曉其宗。若曉其宗。無是無不是。用則波騰海沸。全眞體以運行。

靜則鏡淨水澄。舉隨緣而會寂。且道兜率天宮幾人行。幾人坐。若向這裏辯得緇素。許你諸人東西南北。如雲似鶴。於此不明。踏破草鞋。未有了日。

善會禪師、夾山和尚・船子德誠・嗣 上堂云。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言句。爲人師範。若或如此。卻成狂人。無智人。他秖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取。無法可捨。所以老僧道。目前無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具眼。何以故。皆屬所依。不得自在。秖爲生死茫茫。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具正眼。求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若定不得。中下根器。波波浪走。更聽一頌。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

法喜禪師、令透和尚・嗣翠微無學・ 上堂云。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樂便得。諸上座盡是久處叢林。偏參尊宿。且作麼生會佛意。若未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聰明多辯。聚徒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墜。祇成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諸人幸值色身安健。不值諸難。何妨近前著些工夫。體取佛意。

印肅禪師、號普菴・袁州宜春人・嗣潙山放菴忠公・ 誦華嚴論大悟。說偈云。揑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自贊云。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該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

乾德禪師、潭州大潙和尚・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水從山上出。又問。意旨如何。師云。溪澗豈能留。○又。上堂云。山花似錦。文殊撞著眼睛。幽鳥綿蠻。觀音塞卻耳際。諸仁者更商量箇甚麼。昨夜三更。睡不著翻

身。促得普賢貶向無生國裏。一覺直至天明。今朝又得與諸人相見說夢。噫。是甚麼說話。

保宗禪師、南岳福嚴和尚。上堂云。世尊周行七步。舉足全乖。目顧四方。觸途成滯。金襴授去。殃及兒孫。玉偈傳來。挂人唇吻。風旛悟性。未離色塵。鉢水投針。全成管見。祖師九年面壁。不見纖毫。盧公六代傳衣。圖他小利。江西一喝。不解慎初。德嶠全施。未知護末。南山鼾鼻。謾指蹤由。北院枯松。徒彰風采。雲門顧鑒。落二落三。臨濟全提。錯七錯八。若說君臣五位。直如紙馬過江。更推賓主交參。恰似泥人澡洗。獨超象外。且非捉兔之鷹。混迹塵中。本是咬猪之狗。何異跳坑墮塹。正是避溺投置。如斯之解。正在常途。出格道人。如何話會。豈不見陶潛俗子。尚自覩事見幾。而今祖室子孫。不可皮下無血。

如漢禪師、鄂州大陽和尚。示僧云。聞聲悟道。失卻觀音眼睛。見色明心。昧了文殊巴鼻。一出一入。半開半合。泥牛昨夜遊滄海。直至如今不見回咄。

奉能禪師、潭州衡岳和尚。上堂云。宗風纔舉。萬里雲收。法令若行。千峯寒色。須彌頂上。白浪滔天。大海波中。紅塵滿地。應思黃梅昔日。少室當年。不能退己讓人。遂使舂糠答志。斷臂酬心。何似衡嶽。這裏山畬。粟米飯一桶。沒鹽羹。苦樂共住。隨高就低。且不是南頭買貴。北頭賣賤。直教文殊稽首。迦葉攢眉。龍樹馬鳴。吞聲飲氣。目連鶖子。且不能爲。爲甚如此。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希隱禪師、鄂州興陽和尚。上堂云。了見不見。見了未了。路上行人。林間宿鳥。月裏塔高十二層。天外星纏五百秒。要會麼。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

眞如禪師、大溈摹喆和尙。上堂云。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示寂偈云。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

崇哲禪師、衡州開國和尙。上堂云。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剩。覿面便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麼。若也未知。不免重重註破。一印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一印印泥。頭頭物物顯眞機。一印印水。捩轉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一同。看來非赤亦非紅。互換高低如不薦。靑山依舊白雲中。

處眞禪師、鹿門和尙。嗣曹山本寂。上堂云。一片凝然光燦爛。擬意追尋卒難見。瞥然撞著豁人情。大事分明總成辯。實快活。無繫絆。萬兩黃金終不見。任他千聖出頭來。總是向渠影裏現。

宏通禪師、衡州育王和尙。嗣本寂。僧問。心法雙忘時如何。師云。三脚蝦蟆背大象。問。如何是切急處。師云。針眼裏打筋斗。

審承禪師、南岳福巖和尙。嗣大梯。李相公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庭前柏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公作頌云。出沒雲閑滿太虛。元來眞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指庭前柏一株。

慶預禪師、隨州大洪和尙。上堂云。進一步。踐他國王水草。退一步。踏他祖父田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蕭騷晚籟松欽短。游漾春風柳線長。○又云。海風吹夢嶺猿啼。月敢問諸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無影樹下任你遊。其或未然。三條椽下直須打。

法眞禪師、石門清涼和尙。與大隨和尙同名。上堂云。柳已含煙。春光迴秀。一峯孤峻。萬卉爭芳。白雲澹泞已無心。滿目靑

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溪寒色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清似鏡。賓中有主。拄杖橫挑日月輪。主中有賓。踏破草鞋赤脚走。直得賓主互顯。殺活自由。理事渾融。正偏不滯。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且道如何委悉。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法爲禪師、隨州大洪和尚。上堂云。法身無相。不可以聲音求。妙道無言。不可以文字會。縱使超佛越祖。猶落階梯。直饒說妙談元。終挂脣齒。須是功勳不犯。影迹不留。枯木寒巖。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手人鄽。轉身異類。卻不道。無漏國中留不住。卻來煙塢臥寒沙。

琳禪師、眞州長蘆和尚。上堂云。其宗也。離心意識。其旨也。超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類不見差殊。超去來今。故盡十方更無滲漏。當頭不礙。徹底無依。悟向朕兆未生已前。用在功勳不犯之處。平常活計。不用躊躇。擬議之間。卽沒交涉。

道遵禪師、潭州南臺和尚。上堂云。從上宗乘。合作麼生提綱。合作麼生言論。佛法兩字當得麼。眞如解脫當得麼。雖然如是。細不通風。大通車馬。若約理化門中。一言纔啓。震動乾坤。山河大地。海宴河清。三世諸佛。說法現前。於此明得。古佛殿前。同登彼岸。

悟通禪師、蘄州北禪和尚。上堂拈拄杖云。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微塵菩薩。一時在拄杖頭上轉大法輪。盡向諸人鼻孔裏過。還見麼。若見。與我拈將來。若不見。大似立地死漢。

了然禪師、浮梁林和尚。嘗寓黃州定慧院。東坡居士至院。師云。此間無坐榻。居士來此作甚麼。東坡云。暫借師

四大爲坐榻。師云。山僧有一問。居士道得。卽請坐。道不得。卽輸腰下玉帶。東坡欣然許之。師云。山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處坐。東坡不能答。遂留玉帶。師酬以靈山衲衣。東坡作詩云。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恆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借。借君四大作禪牀。又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舊衲衣。又云。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猶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紹宴禪師、鼎州德山和尚。上堂云。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上。獅子全身。且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須彌山重多少。一毛頭上。獅子全身。大海水有幾滴。有人道得。汝拄杖天下橫行。若道不得。須彌山蓋卻汝頭。大海水溺卻汝身。

師戒禪師。蘄州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鼻孔長三尺。

光祚禪師、隨州智門和尚。上堂云。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正當恁麼時。文殊向甚麼處出頭。若出頭不得。金毛獅子腰折。幸好一盤飯。莫待糝椒薑。

慧遠禪師、鼎州德山和尚。宋人。與晉時遠公同名。上堂云。枕石漱流。任運天眞。不見古者道。撥霞掃雪和雲母。掘石移松得茯苓。當恁麼時。復何言哉。諸人要會麼。聽取一頌。雪霽長空、迥野飛鴻。斷雲片片。向西向東。

節誠禪師、潭州石霜僧。上堂云。心外無法。法外無心。隨緣蕩蕩。更莫沉吟。

顯昇禪師、岳州人。上堂云。大方無方。含裹十虛。至理不形。圓融三際。高超名相。妙體全彰。迥出古今。眞機獨

露。握驪珠而鑑物。物物流輝。擲寶劍以揮空。空空絕迹。把定則摩竭掩室。淨名杜嗣。放行則拾得搖頭。寒山拊掌。且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一卓云。瞬目揚眉處。憑君子細看。

乾廣禪師、（襄州乾明和尚）上堂云。日頭東畔出。月向西邊沒。來去急如梭。催人成白骨。山僧有一法。堪爲保命術。生死不相干。打破精魂窟。咄咄咄是何物。不是衆生。不是參佛。

自齡禪師、（夾山和尚）上堂云。便乃忘機守默。已被金粟占先。擬欲展演詞鋒。落在瞿曇之後。離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僧透脫一路。

志璿禪師、（潭州雲峯寺祖澄和尚）上堂云。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山僧不休去。不歇去。業識茫茫去。七顛八倒去。十字街頭。鬧浩浩地。聲色裏坐臥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荊棘裏游戲去。刀山劍樹。劈腹剜心。鑊湯爐炭。皮穿骨爛去。如斯舉唱。大似三歲孩兒。輥繡毬。

應圓禪師、（平江長慶和尚）上堂云。寒氣將殘。春日到。無索泥牛皆踔跳。築著崑崙鼻孔頭。觸倒須彌成糞掃。牧童兒。鞭棄了。懶吹無孔笛。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歸去來。煙霞深處和衣倒。良久。又云。切忌睡著。

慧和禪師、（南嶽祝融和尚）上堂云。未陞此座已前。盡大地人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何生可利。況菩提煩惱。本自寂然。生死涅槃。猶如昨夢。門庭施設。誑謔小兒。方便開門。羅紋結角。於衲僧面前。皆成幻惑。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

善直禪師、（即一菴和尚。德安雲夢人。嗣妙喜。）上堂云。諸佛不曾出世。人人鼻孔撩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壁立千仞。高揖

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爲分外。若向諸佛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救不了。一生受屈。○留守陳丞相俊卿、會諸山茶話。陳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諸山皆答以奇語。師最後云。張打油。李打沖。不打渾身只打頭。陳大喜。

祖璿禪師、大溈和尚。嗣溈山。上堂云。道無定亂。法離見知。言句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至今鳥道絕行蹤。欲會箇中端的意。火裏蝍蟟吞大蟲。

萬壽念禪師、郴州人。歲旦上堂云。往復無際。動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迥出。昔日日。今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動。昔日雨。今日雨。澤無兩潤。於其中間。覓去來相。不可得。何故。自他心起。起處無蹤。自我心忘。忘無滅迹。大衆若向這裏會去。與天地而同根。共萬物爲一體。若也未明。山僧爲你重重頌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此出。不勞向上用工夫。歷劫何曾異今日。元正二。寂寥冷淡無滋味。趙州相喚喫茶來。剔起眉毛須瞥地。元正三。上來稽首各休談。若問香山山裏事。靈源一派碧如藍。

寧道完禪師、德安州應城人。僧問。雲從龍。風從虎。未審和尚從箇甚麼。師云。一字空中畫。又問。得恁麼奇特。師云。千手大慈提不起。

四祖仲宣禪師、蘄州和尚。上堂云。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直指。人心是佛。凡聖本來不二。迷悟豈有殊途。非涅槃之可欣。非生死之可厭。但能一言了悟。不起座而卽證無生。一念回光。不舉步而偏周沙界。如斯要徑。引曰宗門。山僧旣到這裏。不可徒然。乃舉拂子云。看看。山河天地。日月星辰。若凡若

聖。是人是物。盡在拂子頭上。一毛端裏。出入遊戲。諸人還見麼。若向這裏見得分明。更須知有向上一路。如何是向上一路。六月長天降大雪。三冬嶺上火雲飛。

佛照覺禪師、岳州君山和尚。上堂。舉仰之彌高四句。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爲汝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眞體自然。鳥啼花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正路非偏。十方坐斷。威鎭八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咄。

了嵒古闍宇。禪師、號鼎菴。德安府應城四聖和尚。上堂云。佛聖降生西乾。現百億種神異。作百億種方便。不過曲爲羣生發明本體而已。外此別無第二事。吾今爲汝保任此事。且道如何是此事。良久云。秋樹送蟬無密葉。春林留蝶有餘花。此個道理。乃人人現成三昧。無一點餘法。令爾等尋討。且不是尋討的物。不奈爾等顚倒。反向他人求覓。受多少辛苦。轉求轉遠。○又云。爾輩放不下。信不及。逗到髮白面皺。力盡神衰。反觀平昔所爲。一點也用不著。爾輩莫如趁今色身康健。強放下些子。向二六時中。孜孜參個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頭。正當參時。不要前思後想。纔有思想。便攙奪將去。及至挽得回時。早是粘泥帶水。所以定參之時。不容有第二念。如此久久純熟。自然省力。驀然洞明。則安身立命處。一一瞞爾不得。○僧問。念佛甚無靈驗。師云。只爲汝等信心不篤。緣想未忘。執是執非。滯無滯有。終日說念佛。實無念佛之心。故見無靈驗。及遇善知識。又不肯咨其策進。反尋他短長。實自障耳。古云。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此等應用。二乘尚不能曉。況汝輩乎。汝要靈驗。須向初發心時立定脚根。樹大志節。若不

見佛誓必不休。遇善知識。又起咨訪。不必彼此形迹。自障心地。只欲同躋妙道。然後念佛之心了無差別。恁麼念工日切。無有不靈驗者。○又云。近代有等聰明之士。說禪禪會。說教教會。及遇善惡境緣。不能無惑。蓋爲當初不曾做得一番死工夫。只以聰明之資。搜求諸家語句。博覽百氏詞章。穿鑿在心。評論在口。及遇境逢緣。不免改顏變色。倏忽老病臨頭。依舊黑漫漫地。此事不是說了便休。貴須行到始得。古云。入門易。出門難。

象教皮編卷之五

評經

唐太宗序三藏聖教云。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沖虛。乘幽控寂。宏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歷萬劫而不古。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元。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固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哉。元奘法師、翹心淨土。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窮歷異邦。詢求正教。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陲。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譬夫桂生高嶺。零露方得泫其華。蓮出淥波。飛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成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白樂天、居易序法華院石壁金字經云。開上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詰經。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應念順願。願生極

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用正見。觀貞相。莫出於觀音菩薩法行經。證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密經。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是八種經。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祕藏盡矣。

張道濟說序心經云。萬法起心。心、人之主。三教歸一。一、法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眞得。如來說五蘊皆空。人本空也。如來說諸法空相。法亦空也。

梁敬之・肅天台法門議云。修釋氏之訓者。曰戒定慧。始於發心。成於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達於萬行。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淨。用一音演法。機感不同。所聞益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大小之義。播於諸部。燦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說種種道。其實爲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眞實相。喩之以衆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洎鶴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宗途異。各權所得。互爲矛盾。或三昧示生。四依出現。應機不等。持論亦別。故成實惟識之類。分路並作。非有非空之談。莫能一貫。說法者桎梏於文字。莫知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慧解之道。流以忘返。身口之事。蕩而無章。法門之統。幾乎息矣。惟天台大師、贊龍樹之遺論。從南岳之妙解。用三種止觀。成一事因緣。括萬法於一心。開十乘於八教。戒定慧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明白。可舉而行。○又。止觀統例云。夫止觀、何爲也。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然也。照昏謂之明。駐動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聖人以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止而觀之。靜而明之。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賾而體神。語其

近、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元之門可闢也。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對之義。中道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卽三。至三卽一。非相含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由本以垂末。則爲小、爲大、爲通、爲別、爲頓、爲漸、爲顯、爲祕、爲權、爲實、爲定、爲不定。循末以返本。則爲一、爲大、爲圓、爲實、爲無住、爲中、爲妙、爲第一義。是三一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爲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爲言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爲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自假則何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究其旨。其解脫自在。莫大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如此。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略者、舉其宏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止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闕其餘者、非修之要也。乘者、何也。載物而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豈藉夫九哉。九者非他。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爲章目。推而廣之不爲繁。統而簡之不爲少。辯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神聖久遠。賢人不出。庸昏之徒。含識而已。至使魔邪詭惑。諸黨並熾。空有云云。爲坑爲窪。有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漭浪。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身卽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竅號而稱慧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而言通者。有

放心而言廣者。有罕言而爲密者。有齒舌潛傳爲口訣者。凡此之類。由物累也。悲夫。

司馬溫公・光書心經後云。般若經六百卷。學者撮其要。爲心經一卷。乃知佛書之要。盡於一空字而已。然則釋老之書。皆宜爲憂患之用乎。韓文公不喜佛。嘗排之。其與孟簡書云。能以理自勝。不爲物侵亂。乃知文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

吳適解金剛經云。金剛、世界之寶。其性猛烈。能壞諸物。金雖至剛。羚羊角能壞之。金剛喻佛性。羚羊角喻煩惱。佛性雖堅。煩惱能亂。煩惱雖堅。般若智能破。羚羊角雖堅。鑌鐵能壞。悟此理者。了然見性。○涅槃經解云。金在山中。不知是寶。人取其寶。用鑿鑿山破。取鑛烹煉。遂成精金。四大身中。佛性亦爾。身喻世界。人我喻山。煩惱喻鑛。佛性喻金。智慧喻工匠。精進猛勇喻鑿鑿。身世界中。有人我山。人我山中。有煩惱鑛。煩惱鑛中。有佛性寶。佛性寶中。有智慧工匠。鑿破人我山。見煩惱鑛。以覺悟火烹煉。見自己金剛佛性。了然清淨。是故以金爲喻也。

蘇子由・轍云。金剛經以無爲法。謂以無而爲法。非別有無爲之法也。讀作無爲之法。僧家拙於文義耳。○晁文元云。有爲法、不可同無爲法。眞空、不可同頑空。

陳了翁・瑀云。佛法之要。不在文字。亦不離文字。金剛經一卷足矣。此經要處。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九字。華言一覺字耳。年過五十。卽宜留心。勿復因循。但日讀一遍。其旨自明。早知則早得力。

朱文公・熹解金剛經云。金剛經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

不應住色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說。若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彼所謂降伏者、非謂遏伏此心。謂降收衆生之心。入他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他無心也。

晁文元・迥云。予弟公遡、日誦金剛般若經三過。予靳之曰。汝亦頗知其義乎。對曰、知之。其義明萬物皆空。故古人以空爲宗也。予曰。金剛者、堅固不壞之義也。萬物之空、何以謂之金剛。復曰。六如偈明甚。予因語之曰。汝之過。正在以有爲法同無爲法。以眞空同頑空耳。張湛謂身與萬物同有。其有不有。心與太虛同無。其無不無。庶幾知此哉。

葉水心・適云。四十二章經。質略淺俗。是時。天竺未測漢事。採摘大意。頗用華言以復命。非浮屠氏本書也。夫西域僻阻。無有禮義忠信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生喜怒哀樂之間。披折解剝。別其眞元。究其終始。爲聖狂賢不肖之分。蓋世外奇偉廣博之論也。與中國之學。皎然殊異。世之儒者。不知其淺深。猥欲強爲攘斥。或反以中國之學。佐佑其說。豈不悖哉。

朱子語錄云。釋氏書。其初只在四十二章。卻自平實。後來達磨出來。盡掃前說。至楞嚴經。做得極好。

晁氏云。四十二章經。天竺釋迦牟尼佛所說也。釋迦以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生。十九學道。三十學成。處世演道者、四十九年而終。蓋年七十九也。沒後。弟子迦葉與阿難、纂掇其平生之言成書。漢明帝感傅毅之對。遣蔡愔、秦景、使天竺求之。得此經以歸。中國有佛書。自此始。故其文不類他經。又佛

書自愔、景以來。至梁武帝華林之集。入中國者五千四百卷。謂之三藏。傳於世盛矣。其徒或摘出別行。爲之註釋。不可選紀。而通謂之律學。厥後。達磨西來。以三藏皆筌蹄。不得佛意。故直指人心。俾之見性。衆尊之爲祖。學之者布於天下。雖曰不假文字。而弟子錄其善言。往往成書。由是禪學興焉。觀今世佛書。三藏之外。凡講說之類。律學也。凡問答之類。禪學也。

蘇東坡軾跋楞伽經云。此經謂之佛語。心品相傳。以爲心法。如醫之有難經。近歲學者。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女子抵掌戲笑。爭談禪說。高者爲名。下者爲利。譬如俗醫。不由經論。直授藥方以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生死。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難經不學。豈不誤哉。

程明道顥云。觀華嚴八十卷。只是艮卦。

蘇子由論楞嚴、金剛二經云。予讀楞嚴。知如來恐衆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使弟子各說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修爲圓通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無所。所入既寂。動靜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見前。若能如是。一彈指間。遍歷三空。卽與諸佛無異矣。既又讀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名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乃歎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惟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爲一來。而實無來。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謂四

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言之。

眞西山・德秀跋遺教經云。遺教經。蓋瞿曇氏最後教諸弟子。今學佛者罕誦習之。蓋自禪教既分。其徒往往以爲不階言語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經教、而求所謂禪者。自以爲高矣。至其身心顚倒。有不堪檢點者。則又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不至大謬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嗔去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梯級。非如禪家以爲一起可到如來地位也。宜學佛者患其迂。而趨禪之捷歟。以吾儒觀之。聖人教人。以下學爲本。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學佛者不由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捨離經辯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儒釋之教。其趨固不同。而爲學之序。則有不可易者。

眞西山跋妙法蓮華普門品經云。余少時讀普門品觀世音經。雖未能深解其義。然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爲。文公勃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嗔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燃。卽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爲苦海。一念淸淨。烈燄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遇而安。我無畏怖。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眞實爲人。非浪語者。李翺與藥山問答語・傳燈錄則云・于頔與道通問答語・未知孰是・

司馬溫公解禪頌序云。文中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作解禪頌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頌曰。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其一　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其二　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其三　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其四　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其五　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其六。

晁文元云。明法身之體者。莫辯乎楞嚴。明法身之用者。莫辯乎華嚴。

李舟天堂地獄偈云。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

馮正中延巳序楞嚴經云。首楞嚴經者。自爲菩薩密因。始破阿難之迷。終證菩提之悟。然阿難、古佛也。豈有迷哉。迷者、悟之對也。迷苟不立。悟亦何取。是故因迷以設問。憑悟而明解。

朱子論楞嚴經云。楞嚴經、唐房融訓釋佛書中。惟此經最巧。然佛書、初也不如是說。如四十二章經。先來中國底文字。其說卻平實。

晁氏題宗密所撰圓覺楞嚴疏云。圓覺之旨。佛爲十二大士說。如來本起因地。修之以三觀。楞嚴之旨。阿難因遇魔障嬈。問學菩薩提最初方便。終之以二義。蓋圓覺自誠而明。楞嚴自明而誠。雖若不同。而二義三觀。不出定慧。其歸豈有二哉。

安保衡序禪宗金剛經解云。有言涉修證者。北宗法門也。舉心卽佛者。江西法門也。無法無佛。本來如是者。曹溪法門也。

晁氏題楞伽經云。釋延壽、謂此經以佛語心爲宗。而李通元、則以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爲宗。延壽所云者指其理。通元所云者指其事。

晁氏論維摩詰經云。此經大旨。明眞俗不二而已。淨名演法要者。居世出世也。不以十弟子四菩薩爲知法者。斥其有穢淨之別也。文殊、大智法身之體也。淨名、處俗法身之用也。俾體用相酬對。皆眞俗不二之喻也。

朱子語錄云。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巧。他的四大。卽吾儒所謂魂魄。十二緣生。在華嚴合論第十二函卷。佛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後卻言實際理地。不染一塵。萬法門中。不舍一法。

雲龕李漢老水懺序云。昔梁武帝爲其妻郗氏墮龍類中。誌公教之製懺文十卷。其旨深博懇至。禮誦者多獲冥報。後人因之。更製此懺四卷。文約而事備。或曰。二懺文多寡有異。而獲報豈其然乎。予曰。心法無邊。文字有限。報亦有限。今以無盡心。爲無盡施。豈以文字爲量哉。華嚴上部。偈如微塵。而流傳此方。止八十卷。楞伽大部十萬偈。而達磨傳以爲心要者。纔四卷。般若六百卷。而心經總其要旨二百五十八字。豈可以多寡量之乎。若能破一微塵。出大經卷。則一大藏教。盡自此中流出。施者受者。物我兼忘。

罪福空華。兩無處所。若以空無相無作。而不起大悲心度衆生者。是寂滅行。非菩薩行。若起悲心。見有一衆生得度而度者。是有漏行。非菩薩行。無所度而度者。是爲眞度。無所施而施者。是爲眞施。

李雲龕緇林古鑑序云。浮屠慧邃、所著緇林古鑑。起漢永平。迄唐貞觀。爲四十九門。二十四卷。總二千二百七十一事。傳授之本末。教法之興替。高勝之行業。幽顯之報應。莫不畢載。慧邃之爲此書。非務博聞而已。將使學者考古以鑑今。知所畏慕。誘掖其善意。而策發其怠惰。於教法有助焉。

圭峯禪源序云。禪、是天竺之語。梵云禪那。華云思惟修。亦云靜處。皆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眞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爲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名禪源。亦名禪那。理行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但目眞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辯梵華之音也。然非離眞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眞合塵。卽名散亂。背塵合眞。方名禪定。若直論本性。卽非眞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眞性。非惟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之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出涅槃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出梵網經。）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是六中之一耳。然禪定一行。最爲神妙。

陳子良辯正論序云。法身圓寂。妙出有無。至理凝元。迹泯眞俗。體絕三相。累盡六生。無心卽心。非色爲色。筌蹄之外。豈可言乎。法師應眞人之祥。稟黃裳之吉。內該二藏。外綜九流。既善緣情。尤工體物。篇章婉

麗理致適華郁郁間縟錦之文飄飄竦凌雲之氣運思之外汲引無疲四方雜沓如歸長者之園士賁紛綸若赴華陰之市固以學侔安遠才邁肇生實開士之棟梁法城之牆塹也所著崇正論八卷窮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名理弟子穎川陳子良近伸頂禮從而問津爛然溢目若明月之入懷寂乎應機譬寶珠之矚物於是啓所未聞聊爲注解庶將來同好幸詳其致焉

裴丞相休序圭峯經論律疏云諸宗門中皆有達人然各安所集通少局多故師法益壞以承稟爲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辯析則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主峯大師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鎔餅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據會要而來者同趣尙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指宗源之本末眞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異同遮表之回互權識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大師者捧佛日而委曲回照凝曀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大師爲會教之人可謂備一代釋教之能事矣

薛文清公瑄讀書錄云金剛經只欲說形而上之道○又云須彌納芥子以形言芥子納須彌以理言

顧東橋璘跋心經及觀音普門品經云心經是圓覺妙義徹上徹下道也不識此義不可稱佛弟子普門品乃攝世化度之說菩薩以上果也妄攝思念則墮誑業

羅整菴欽順困知記云佛書金剛心經可爲簡盡圓覺詞意稍複法華緊要指示處纔十一三餘皆閒言

語耳。○又云。法華經如來壽量品所云。成佛以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常住不滅。雖不實滅。而言滅度。以是方便。教化衆生。此經切要處。諸佛如來祕密之藏。不過如此。○又云。達磨傳法二祖。謂楞伽四卷。可以印心。此經凡四譯。四卷者、乃劉宋時譯本。其文頗奧澀難讀。當出自佛口無疑。○又云。楞伽大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又云。達磨告梁武帝。有言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字。已盡佛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嘗著顯宗記。反覆數百語。其略云。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卽是眞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卽摩訶般若。眞空卽淸淨涅槃。此言又足以發盡達磨妙圓空寂之旨。

羅念菴・洪先雜著云。考亭作釋氏論。謂釋經皆出唐人手。取莊、列書推衍而成。引宋景文所譔李蔚傳爲證。比考其傳。有云。鞮譯差殊。不可嚴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相夸脇。而倡其風。其意不過述當時士夫之崇信。假飾太過而已。非盡以其經爲華人之所改竄。與某人之爲某經。歷歷可據也。嘗讀楞嚴、出房融受筆。今房融文字可考。有能獨出己見。如經中所言否。融不足言。自莊、列來。曾相模寫勦說者何限。獨未有一文一論與釋氏抗衡。抑又何也。故謂華人於諸經典言句有所增損。則可。謂代立議論則不可。

楊升菴・愼禪林鈎元云。孔子四毋始於意。佛氏六根終於意。

劉珥江・大昌禪林鈎元序云。式觀摩騰入漢。漸布三藏之文。無畏來唐。盛興五密之典。自玆以降。源流實

繁著而爲經。宗教昈列。翼而爲傳。語錄爭鳴。梵音流傳。法門廣大。縹囊充棟。紺袠盈車。眞諦希聞。妙音難遇。獲元珠於罔象。握寶鏡以重輝。非在迹求。可以悟取。卑之自羅道障。高之直入頑空。孰知三教鼎立。一貫咸通。正覺在人。並乾坤而無盡。微言持世。與日月以俱懸。沉研三昧。精微究竟。四禪蘊奧。總括羣經。吐納名理。非天下之高明。其孰能與於此。

王龍溪·識論釋教云。人之恆性。乃上帝降衷。人所同有者。以其無思無爲。故謂之寂。以其不可覩聞。故謂之微。以其無物。故謂之虛。以其無欲。故謂之靜。以其智周萬物。故謂之覺。而要其歸。不出於無之一言。無者、有之基也。故寂以通天下之感。靜以貞天下之動。微以效天下之顯。虛以御天下之實。覺以神天下之應。是謂千聖相傳。無所倚之學。漢儒徒以訓詁爲學。補綴張皇。考訂於形名器數之末。取古聖賢已行之迹。著爲典要。相守以爲世法。不知以無爲用。彼佛氏者。見吾儒學術之弊。奮然攘臂其間。取吾聖學之精義。據之以爲己有。凡古聖賢已行之迹。一切掃歸於無。而吾儒乃競競自守。拘滯於形器之中。終身煩苦。而不自覺。語及虛寂。則曰。此異端之教也。避之惟恐不及。不知佛氏所謂虛寂。本吾儒之故物。彼特竊而據焉。韓、歐、原道、本論。欲以虛聲嚇之。特指其粗迹耳。請言其精。有謂吾儒之學。主於經世。佛氏之學。主於出世。以爲公私之辯者矣。有謂躭悅禪味。偏於靜虛者矣。有謂絕情去念。流於斷滅者矣。有謂經是言詮。直指單傳。不立文字者矣。夫佛氏慈悲喜捨。普度無邊衆生。雖身命有所不惜。未嘗自私也。偏於靜虛。乃二乘見解。若上乘之禪。從塵勞煩惱中作佛事。於衆生心行中覓佛法。未嘗厭

動。而有所偏也。最上乘之禪。亦以斷滅爲外道。於念離念。卽情忘情。不卽不離。是究竟法。未嘗絕情去念也。經有何過。何妨於誦。只此不立文字。便是文字之相。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陰界。是爲轉經要法。不能心悟。反爲法華所轉。始落言詮耳。此其大凡也。善乎。文中子之言曰。佛爲西方之聖人。中國則泥。蓋吾儒之學。以萬物各得其所爲盡性。佛氏之教。欲使萬物同歸寂滅。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是則所謂泥也。

余嘗讀佛書及諸家傳記。考釋迦佛生日之說。紛然不一。附錄於此。○釋氏通鑑云。釋迦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六年四月八日。周四月。今二月也。是日。江河泛。泉井溢。大地皆動。五色光貫太微。遍於西方。昭王問羣臣。太史蘇繇曰。西方有聖人生。千年後聲教被此。昭王刻石記之。瘞於南郊。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井泉泛溢。宮殿震動。恆星不見。五色光貫太微。昭王問太史蘇繇。對曰。西方有聖人生。後千年、教法來此。而摩騰、晁以道並云。佛生於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然昭王二十四年、壬子。而甲寅、則二十六年也。汲冢紀年云。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紫微。是年。昭王南巡不返。然昭王在位五十一年。其末年、非二十六年也。自異記有恆星不見。西方聖人生之說。遂以孔子所書恆星不見爲證。按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恆星不見。莊公七年。卽周莊王十年。歲在甲午。非甲寅也。上距昭王甲寅。相隔三百五十一年矣。顧微之吳地記云。佛法之始。典籍無聞。舊以魯莊公七年。夜明。恆星不見。爲佛生之日。然恆星不見。乃四月辛卯之夕。按長歷。是年四月。丁亥朔。而辛卯、乃月之五日。非八

日也。謝承漢書云。佛以莊王九年癸丑。七月十五日。託胎於摩耶之腹。十年甲寅。四月八日。誕生。而高僧傳、世說、宋書劉宣傳、釋法師石柱銘、皆稱莊王甲寅。不知莊王元年乙酉。在位十五年。無甲寅歲也。古今古鏡、又以佛生於莊王九年四月八日。而杜預則謂佛生於十年四月七日辛卯。豈杜預自爲長歷。乃自誤耶。諸家皆以四月八日爲釋迦生。而歲時記則謂四月八日彌勒生。二月八日釋迦生。又壽陽記。梁典。有行城之樂。謂信釋之家。於四月八日。設齋供佛。散香花繞城也。今釋家造烏飯。又阿那含經云。四月八日。當行入關之戒。而本起經云。佛年十九。以四月八日。踰城出家。是四月八日、乃出家之日。非生日矣。趙伯休記云。佛以周貞定王二年甲戌生。法顯云。殷武乙二十六年甲午生。武乙在位四年無甲午歲。鷲嶺聖賢錄云。佛生之說有八。一曰夏桀時。二曰武乙時。三曰周昭王時。四曰穆王時。五曰平王時。六曰桓王時。七曰莊王時。八曰貞定王時。今乃斷爲昭王時生者。何據哉。余聞道家謂老子西入流沙。化胡成佛。道家有化胡經。釋家爭勝。乃推佛而上之。謂老子以周定王三年九月十四日夜生。敬王元年。八十六歲。與關令尹喜西行。而佛則周昭王甲寅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一年辛未二月十五日滅度。自穆王辛未。至定王三年丁巳。歷三百四十七年。以明老子無化胡事。後世遂援此言爲實。無乃盡信書之過乎。左傳。恆星不見、夜明也。若以爲佛生之兆。則漢成帝元延元年。晉穆帝永和十年。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天夜有光。陳宣帝大建五年九月晦日。恆星不見。又何兆也。矧占書以恆星不見爲咎徵。占云。天子失政。諸侯暴橫。國亡之象。何取於佛生哉。

象教皮編卷之六

移牘

梁武帝示寶誌詔書云。寶誌公跡拘塵垢。心遊冥寂。水火不能焚浸。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性。則聲聞已上。談其隱淪。則高勝遁仙。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自今隨意行化。勿得復禁。

陳宣帝與智顗書云。春寒猶厲。道體何如。宴坐經行。無乃爲憊。今貺闞寶縷羚案一面。山羊鬚麈尾一柄。檳榔二千子。○又答智顗書云。智禪師請禁海際捕魚。滬業此江。苦無烏賊珍味。宜依所請。永爲福地。

秦孝王俊與智顗書云。迴佇翹誠。年深歲曩。末由有展。企結良深。惟願珍德。遣白不具。○又書云。睽阻方遙。彌以傾欲。朱方風土異宜。流金在卽。攝衛多不調適。每有劣然。冀在歲陰。必期展覲。○又書云。解夏非遠。秋水乘流。賜答來期。必當無爽。用茲歡喜。心獨悲欲。

隋文帝與智顗書云。睽覲稍久。惟用傾結。道體康愈。動寂怡神。路首促忽。豈復委宣。今貺烏紗蚊幬一張。鬱泥南布毟毟一緣。紫綖韡一量。南榴枕一枚。

隋煬帝與智顗書云。霜氣已緊。蚊熱久祛。方恐凍江。預取調適。今遣奉迓。祗禮非賒。

唐太宗答元奘禪師謝聖教序手勑云。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閑。昨製序文。深爲鄙拙。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躬省慮。彌益厚顏。善不足稱。虛勞致謝。

唐肅宗召南陽慧忠禪師書云。朕聞調御上乘。久安中土。大雄付屬。實在朕躬。思與道安。宏宣祕典。廣資福潤。以及大千。傳罔象之元珠拔沉迷之毒箭。良緣斯在。勿以爲勞。杖錫而來。京師非遠。齋心已久。速副朕懷。春寒。師得安否。此旨不多及。

謝安與支遁書云。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感感。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水。縣閒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

陶宏景答曇鸞書云。去月耳聞音聲。今辰眼受文字。將由頂禮歲積。故使眞應來儀。正爾整拂藤蒲。具陳花水。端襟斂思。竚聽警錫也。及屆山所。接對欣然。便以倦方十卷。用酬遠意。

陳伯智與智顗書云。伯智少奉正眞。長而彌篤。至止以來。實有欽睠。前書邀師。未辱還告。佇聽之情。不忘瞬息。重遣今信。必望幡然。所遲來儀。會言在促。不宣。

徐陵與天台禪師書云。注仰之心。難可敷具。積歲傾懷。麥冷。體中何如。願一日康勝。山中春夏。無餘障惱耳。遲復存旨。

毛喜與天台書云。適奉南嶽信。山衆平安。弟子有答。具述甲乙。後信來。當有音示也。

郗超與親友書云。道林法師。神理所通。元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眞理不絕者。一人而已。

李太白送林上人文云。林公落髮歸道。專精律儀。白月在天。朗然獨出。既灑落於彩翰。亦諷誦於人口。閒

雲無心。與化偕往。欲得振五樓之金策。浮三湘之碧波。乘盃所流。考室名嶽。昔智者安禪於台山。遠公托志於廬阜。高標勝槩。斯亦嚮慕哉。紫霞搖心。青楓夾岸。目斷川上。送君此行。

白樂天與濟法師書云。某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啓濟上人侍者。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喩者。其義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爲闡提說十善法。爲小乘說四諦法。爲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爲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投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者。若爲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所謂無以大海納於牛跡也。若爲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總其義云。爲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爲說法。正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也。佛之付囑。豈不丁寧哉。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爲小乘人說小乘法。爲大乘人說大乘法。爲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卽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卽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卽名顚倒。何以故。爲妄分別

析善惡法。破一切法。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爲大弟子。尙未能觀知人心。況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爲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己意說法。又可乎。未能觀知人心。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不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爲不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偏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爲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爲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爲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卽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爲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卽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且不救病。卽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沒在罪苦矣。六經、皆如來說也。如來是眞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喻者一也。又五蘊、十二因緣、蓋一法也。一義也。略言之則爲五。詳言之則爲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蘊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中。

則行識色入觸受相次。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爲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喻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其餘疑義。亦續啓問。居易頓首。

王元之（禹偁）稱仁辯禪僧云。永興禪院長老仁辯、禪其心以度人。律其行以服衆。有來斯應。虛往實歸。禹偁筮仕以來。獨愛其無親疎。無人我。渾然幾於道矣。

東坡答辯才書云。專人遠來。獲手教累幅。具審法履佳勝。又蒙遠致筠州書信。流落羈寓。每煩淨衆。愧佩深矣。承惠罌粟鹹豉。益荷厚意。泉銘摹刻甚精。軾在此。凡百如宜。不煩念及。末由瞻晤。懷想不已。熱甚。萬萬自愛。○又書云。法孫至。領手教累幅。伏承道體安康。遠慰下情。前此所惠書信。皆領無狀。每荷存記。感忭亡已。眞贊更煩刻石。甚愧不稱。維摩贊。近杜介刻。脫却數字。好笑。惟金山石本乃是耳。信口妄語。便蒙印可。罪過罪過。聞老師益健。更乞倍加珍愛。爲東南道俗歸依。軾衰病。不復有功名意。更告法師。爲禱諸聖。令早得歸。爲幸。此眞切意。勿令人知。以爲虛僞。冗中不宣。

東坡答參寥書云。別來思企不可言。每至逍遙堂。未嘗不悵然也。爲書勤勤不忘如此。仍審道體康佳。三詩皆清妙。讀之不釋手。且和一篇。爲答知伴。太虛爲湯泉之游。甚善。軾開春乞江浙一郡。當以書奉約。墨納兩笏。皆佳品也。餘惟爲法自重。○又書云。去歲倉卒離湖。以不一別太虛參寥爲恨。到黃已半年。

朋游稀少。思念二公不忘。心懶。且無便。故不奉書。遠承差人致問。殷勤累幅。所以開諭獎勉者至矣。僕罪大責輕。謫居以來。杜門念咎。平生親識。亦斷往還。理固宜爾。而釋老數公。乃復千里致問。情義之厚。加於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風。果在世外。見寄數詩。及近編詩集。詳味灑然。如接清顏。聽軟語。筆力老健。清熟。過於向之所見。當更磨揉。追配彭澤。未間自愛。○又書云。海月眞贊。許二十餘年。因來諭。輒爲之。表忠觀記。及辯才塔銘。不見入石。必是僕與舍弟得罪。人未敢便刻。此眞贊。請參寥相度。如未可刻。且藏公處。○又書云。僕捨羅漢一堂。在育王山。禪月筆也。可一觀。聰師相別五六年。不謂便爾長進。詩語筆蹤。皆可畏。遂爲名僧法足。又聞剃度。可喜。黃州無所產。又窘乏。不能寄信物。只有布一疋。作臥單。懷悚。○又書云。彌陀像甚圓滿。非妙聰留意。安能及此。長大難得人附去。欲作贊題記。捨廬山一大刹爾。○又書云。吳子野至。出潁沙沙彌行草書。蕭然有塵外意。決知不日潁脫而出。可喜。○又書云。軾垂老被嚴譴。皆愚自取。事既已往。譬之墜甑。無可追計。從來奉養陋薄。廩入雖微。亦可供粗糲。又子由分俸七千。邁將家大半就食宜興。復何挂心。此行已達江上。耳目清快。幸無深念。知識中有憂我者。以是語之。紗裹肚鞾各一。致區區而已。○又書云。專人來。辱手書。并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喜慰忘味。軾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不能細說。大略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住一小村院子。折足鐺中。罨糙米飯。便笑過一生。○又書云。潁沙彌書跡。巉聳可愛。他日眞妙總門下龍象也。老夫不復止以詩句字畫期之矣。師年紀不小。尚留情句畫間爲兒戲乎。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聞海舶遇風。如在高山下墮深

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度。肯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至人無一事。冒此險何爲千萬勿萌此意。頴師喜於得預乘桴之游。所謂無所取材者。其言切不可聽。相知之深。不可不盡道其實爾。○又書云。慧淨、琳老及諸僧和。因見致懇。知爲默禱於佛。令亟還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已來。亦粗知道者。但道心屢起。數爲世務所移。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

東坡答南華辯老書云。人來。辱書。具審法體佳勝。軾到惠已百日。杜門養痾。凡百粗遣。不煩留念。蒙致子由往來書信。異鄉隔絕。得聞近耗。皆法慈垂卹。知幸。○又書云。筠州書信已領。蒙惠麪粉瓜薑湯茶。物意兼重。感怍不已。柳碑庵銘並佳。貺卓錫泉記。已寫。并碑樣附去。鍾銘、子由莫終當作也。待以書問之。紫菜石髮少許。聊爲芹獻。陋邦無一物。却有書一角。信篦三枚。竹筒一枚。封全。並寄子由。不免煩差人送達。○又書云。久不聞問。忽辱專使手書。具審法體佳勝。生日之饗。禮意兼重。庶緣道力。少安晚景乎。銘佩非筆舌可究。○又書云。柳碑是山中闕典。不可不立石。已輟忙揮汗寫出。仍作一卜。計成此一事。小生結緣於祖師不淺。荒川無物可寄。有桄榔杖一枚。木刃而堅。可操。勿笑。○又書云。近日營一居止。苟完而已。行衙不得久居。民間無可僦賃。故須作此。久忝侍從。囊中薄有餘貲。深恐書生薄福。難蓄此物。到此已來。收葬暴骨。助修兩橋。施藥造屋。務散此物。以消塵障。今則索然。僅存朝暮。漸覺此身輕安矣。示諭恐傳者之過。材料工錢。皆分外供給。無毫髮干撓官私者。知之免憂。此言非道友相愛、誰肯出此。感服之至。會合何日。臨紙悵惘。

東坡答通長老書云。專人來辱書。軾到此旬日。郡僻事少。足養私拙。然城中無山水。寺宇朴陋。僧皆粗野。復求蘇湖杭山之游。無復髣髴矣。○又書云。疊辱手書。感佩至意。衰病歸興日深。昨日忽召還禁林。殊異所懷。已辭免乞郡。須起發前路聽命也。勞生紛紛。未知歸宿。臨書慨歎。○又書云。示諭石刻。浙中好事者多爲之。老人亦爾耶。呵呵。惠茶感刻。倉卒未有以報。○又書云。此來浙中逾年。不一展奉。辱書感慰。衰病日侵。百念灰冷。勉強歲月。歸安林下矣。○又書云。惠茶極爲精品。感甚。長松近出五臺。治風甚效。今納少許。并人參四兩。以此二物相對。入少甘草。并腦子作湯點佳。送去御香五兩。不訝褻瀆。

東坡答大覺禪師書云。人至。辱書。伏承法候安裕。傾向傾向。昨奉聞欲捨禪月羅漢。非有他也。先君愛此書。私心以爲捨施莫如捨所甚愛。而先君所與厚善者莫如公。又此畫頗似靈異。累有所覺於夢寐。不欲盡談。嫌涉怪爾。以此亦不欲於俗家收藏。意止如此。而來書乃見疑。欲換金水羅漢。開書不覺失笑。近世士風薄惡。動有可疑。不謂世外之人亦復爾也。請勿復談此。軾比乏人可齎。兵卒又不足分付。師差一謹幹小師。齎籠仗來迎取。并古佛一軸。亦同捨也。錢塘景物。樂之忘歸。詩筆計益老健。借得數首一觀。良幸。○又書云。宸奎閣碑。謹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不知果有否。如有。請錄示。添此一節。仍大字寫一本。付侍者齎歸上石也。碑刻如唐已前制度。額刻十五字。刻二龍夾之。碑身更不寫題。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不用立石人及在任人名。此近世俗氣。極不典。下爲龜趺承之。令知事僧依此。

東坡答寶覺禪老書云。去歲赴官。不能艤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杳然。既渡江。蒙輕舟見餞。復得笑語。別來未及奉書。專人至。辱教累幅。慰諭反覆。讀之爽然。如對妙論。近有杞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又書云。明守一書。託爲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御筆賜偈頌。其略云。伏覩大覺禪師。其敬之如此。今聞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太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因話款曲一言。使凡僧當以仁廟之故加禮。而況其人道德文采。推重一時乎。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當使何往。軾撰宸奎閣記。旦夕附去。公若見此老。致意千萬。

東坡答遵老書云。前日壁間一見新偈。便向泥土上識君。今日復蒙古藤奇句。益知前言不妄。幸甚。○又書云。疊辱手教。具審法體佳勝。扇子妙句。開發良多。

東坡答徑山維琳書云。軾、嶺海萬里不死。而歸宿田里。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死生亦細故爾。無足道者。惟爲佛、爲法、爲衆生自重。

東坡答圜通禪師書云。軾聞名已久。而得公之詳。莫如魯直。自惟潦倒遲暮。年垂五十。終不聞道。區區恃其所有。欲以求合於世。且不可得。而況世外人耶。不謂遠枉音問。推譽過當。豈非醫門多疾。息黥補劓。恃有良藥乎。未脫罪籍。身非我有。無緣頂謁山門。異日聖恩。或許歸田。當畢此意。○又書云。雲歸事迹已領。冠世絕境。大士所廬。已難下筆。而龍居筆勢。已自超然。老拙何以加之。幸少寬假。使得款曲抒思也。世人一涉世事。便爲山靈勒回俗駕。今僕蒙犯塵垢。垂三十年。困而後知反。豈敢點浼名山。而山中

高人。皆未相識。乃逆許人。何以得此。豈非俗緣哉。○又書云。屏居亦久。親識斷絕。故人不棄。眷予加厚。每辱書問。感愧不可言。僕凡百如舊。學道無所得。但覺從前卻是錯爾。○又書云。謫居窮僻。書音曠絕。故人不遺。兩辱手教。感慰深至。僕晚聞道。照物不明。陷於吏議。愧我道友。所幸聖恩寬大。不卽誅殛。想亦大善知識法力冥助也。自絕祿廩。因而布衣蔬食。於窮苦寂淡之中。卻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晚節微福。兩書開諭周至。常置坐右。未緣展謁。萬萬自重。

東坡答聞復書云。辱書幷詩。誦咏不釋手。感慰之極。比日起居何如。示諭欲以高文發明儒釋。固所望於左右。和得來詩。未能盡意。萬萬自愛。

東坡答寶月禪師書云。軾有吳道子絹畫釋迦佛一軸。雖破爛。然妙迹如生。意欲送院中供養。如欲得之。請示一書。卽爲作記。幷求的便附去。此畫與前來菩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爾。○又書云。屢蒙寄紙糖。愧荷。駙馬都尉王晉卿、畫山水寒林。冠絕一時。非畫工所能彷彿。得一古松障子。奉寄。非吾師別識。不寄去。幸祕藏之。

東坡答南華明老書云。軾以促裝登舟。冗甚。作書極草草。寵示四偈。可謂奇特。聊答四句。想大笑也。石刻已領。潘生果作墨成。幸寄一丸。

東坡答東林廣惠禪師書云。往來不聞法音。經術荒澁。無與鏤治。忽領手教累幅。尤覺空然。行役二年。水陸萬里。南望山門。臨書悽斷。

東坡答靈隱知和尚書云。久留錢塘。寢食湖山間。時陪道論。多所開發。至於靈山道人。似有前緣。既經別歲。寤寐見之。蓋心境已熟。不能遺忘也。及余簿來天竺處。得道俗手書近百餘通。皆有勤勤相念之意。又皆云杭民亦未見忘。無狀何以致此。蓋緣業未斷故耶。會當求湖明一郡。留連數月。以盡平生之懷。

東坡與泉老書云。今日忽有老人來訪。姓徐、名中。鬚髮如雪。云七十六歲矣。示兩頌。雖非奇特。亦有可觀。子然一身。寄食江湖間。自傷身世。潸然出涕。不知當死誰手。老夫自是白首流落之人。何暇哀生。然亦爲之出涕。和尚慈悲普救。何妨輟叢林一席之地。日破一分粥飯。養此天窮之士。盡其天年。使不僵仆道路。豈非教法之本意乎。請相度一報如何。令人製衣物去。此人雖不審其性行。決是讀書應舉之人。垂死窮途之士。百念灰冷。必無爲惡之疑。幸望慈憫攝受不罪。

東坡答言上人書云。去歲吳興倉卒爲別。至今耿耿。謫居窮陋。往還斷盡。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怍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札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貞。與武林舊遊。未易議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

張無垢（九成。字子韶。）與妙喜杲禪師書云。禪林首座之職。在選賢之位。今諸方不問賢不肖。例以此爲僥倖之津途。亦主法者失也。然像季固難得其人。若擇其素履稍優。才德稍備。識廉恥節義者。居之。與夫險進之徒。亦差勝矣。

侍郎尤延之與佛照拙菴書云。昔妙喜、中興臨濟之道。於凋零之秋。而性尚謙虛。未嘗馳騁見理。平生不

趨權勢。不苟利養。嘗云。萬事不可佚豫爲。不可奢泰持。蓋有利於時而便於物者。有其遇而無其功者。若縱之奢佚。則不濟矣。不肖佩服斯言。遂爲終身之戒。老師昨者遭遇主上留宿觀堂。實爲佛法之幸。切冀不惓悲願。使進善之途開明。任衆之道益大。庶幾後生晚輩、不謀近習。各懷遠圖。豈不爲叢林之利濟乎。○又書云。祖師以前無住持事。其後應世行道。迫不得已。然居則蓬蓽。取蔽風雨。食則麄糲。取充饑餒。辛苦憔悴。有不堪其憂。而王公大人、有願見而不可得者。故其建立。皆磊磊落落。驚天動地。後世不然。高堂廣廈。美衣豐食。頤指如意。於是波旬之徒。始洋洋然動其心。趦趄權門。搖尾乞憐。甚者巧取豪奪。如正晝攫金。不復知世間有因果事。妙喜此書。豈特爲博山設。其拈盡諸方自來習氣。不遺毫髮。如飲長桑公上池之水。洞見肺腑。若能信受奉行。安用別求佛法。

給事吳芾與簡堂機禪師書云。古人灰心泯智於千巖萬壑之表。若絕意於功名。而忽奉紫泥之詔。韜光匿跡於負舂賤役之中。初無念於榮達。而卒入傳燈之列。蓋得於無心。則其道大。其德宏。出於有求。則其名卑。其志狹。惟師度量凝遠。繼踵古人。乃能棲遲筦山。一十七年。遂成叢林良器。今之衲子。內無所守。外逐紛華。少遠謀。無大體。未能扶助宗教。不逮師遠矣。

侍郎張孝祥與楓橋演長老書云。從上諸祖。無住持事。開門受徒。迫不得已。像法衰替。乃有實封投狀買院之說。如響時楓橋是也。公之出處。人具知之。碎啄同時。元不著力。有緣即住。緣盡便行。若裨販之輩。欲要此地造地獄業。不若兩手分付爲佳耳。

淮康王（諱祁銓。文皇帝之孫。淮清王之子。國在饒州。）與鼎菴耆上人書云。禪師高名。大播寰宇。某福緣淺薄。莫遂瞻依。切惟世事紛紛。塵因滾滾。泡影翻沉。何有定止。若能了脫無常。除免輪轉。不迷身往。永得解脫。非聖賢出離世網莫能也。某寄處紅塵。混流業海。眞若雲間過電。草上朝霜。豈可久哉。欲習參靜業之門。柰未明宗機之旨。願乞禪師。特垂慧炬。頒示警策法語一篇。留遺供奉。朝夕行持。使有歸結。某無憾焉。天順八年三月十三日。

右君王賢士夫與名僧書。六十三章。

慧遠與桓元書云。本欲栖病峨嵋之岫。觀化流沙之表。頓殞徽聞。有懷遙仰。歲末嚴寒。體中何如。音寄塵隔。增用抱蘊。

慧遠與鳩摩羅什書云。釋慧遠頓首。去歲得桃左車書。具承德問。仁者曩絕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譯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寘。以形乖爲歎耳。頃承懷寶來遊。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塗。固以增其勞佇。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雖運逢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扣津妙門。感徹遺靈。至於虛襟遣契。亦無日而不懷。夫旃檀移植。則異物同薰。摩尼吐曜。則衆珍自積。是惟教令之道。猶虛往實歸。況宗一無緣。而應不以情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執爲心。會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己出。若令法輪不停軫於八正之路。三寶不輟音於將盡之期。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則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爲著之。并天漉之器。此既法物。聊以示懷。

慧遠答王謐書云。出家是方外之賓。跡絕於物。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缺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芘生民。豈坐受其德。虛霑其惠。與尸位之賢同素餐哉。

慧遠與劉遺民程之結白蓮社誓文。略云。審二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誓同茲人。俱游絕域。臨三途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又云。藉芙蓉於中流。蔭瓊柯以詠言。飄雲衣於八千。汎香風以窮年。

元暢與蕭琰書云。貧道棲荊累稔。年衰疹積。厭毒人喧。所以遠托岷界。卜居斯阜。元城千步。逶迤長亘。連開四澗。互列五峯。抱郭懷邑。迴望三方。負巒背岳。遠矚九流。差可養疾。

求那跋摩上宋文帝書云。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不由人。且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尚不克己。苦節何以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臣以和。刑不夭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若。百穀滋繁。以此持齋。齋亦大矣。以此不殺。利亦多矣。安在輟半日之飧。全一禽之命。然後爲宏濟耶。

元奘辭唐太宗命理朝政書云。元奘伏唯陛下。經緯八紘之略。崇闡雍熙之業。天之所授。無假於人。一也。崇儒尚德。薄稅輕刑。九州四海。咸遂安逸。此又聖心自化。無假於人。二也。深仁遠洽。四夷貢獻。此又天威所感。無假於人。三也。獫狁爲患。前代莫制。陛下御圖一征。傾巢倒穴。故知有道斯得。無假於人。四也。高麗小蕃。煬帝喪軍而返。陛下提兵振旅。俘馘數萬。故知神武無假於人。五也。天地交泰。祥瑞皆應德

而至。無假於人。六也。陛下縱復須才。今亦伊呂多矣。元奘庸陋。何足以預之。至於守戒緇門。闡揚遺法。此其誠願。伏乞天慈。終而不奪。

法琳與蔡國公書云。釋法琳。致書尙書右僕射蔡國公足下。法琳、草衣野客。木石山人。尤類曲針。誠同腐芥。不被知於當世。合緘口以終身。既德愧內充。譽慚外滿。非惟孤負慧遠。實亦帶累道安。是以畢志淸溪。歸心紫蓋。覆船巖下。永咏經書。鬼谷池前。長觀魚鳥。豈謂忽辭林藪。更入囂塵。久客秦川。俄臨楚塞。萍流八水。葉墜三陽。口腹之弊已淹。仲叔之情何寄。臥靈臺而起恨。遊白社而興嗟。南巢之戀倍增。北風之悲愈切。居生坎壈。稟命迍邅。空詠七哀。徒吟九歎。撫躬弔影。運也如何。加以病在膏肓。風纏腠理。累年將息。未覺有瘳。至於照雪聚螢。筋力已謝。九流七略。難勝緣山。萬卷百家。杳猶行海。前因傅子。聊貢斐然。仍以未竭邪源。今者重修辯正。頗爲經論罕備。史籍靡充。雖罄短懷。罔知克就。仰惟僕射公。運籌策之才。居阿衡之任。知人之器。遠邁山濤。接士之心。還方趙武。風姿爽朗。識度含宏。既握靈蛇之珠。爰佩荊山之玉。所以弼諧庶績。燮理文昌。德鏡縉紳。譽形朝野。兼以門稱華胄。世號儒宗。不忘宿昔之懷。曲賜憂憐之訪。寒灰更暖。朽木翻榮。昔王粲閱書。取資蔡氏。相如造賦。必賴楊侯。意者。但是諸子雜書。及晉宋已來內外文集。與釋典有相關涉處。悉願披覽。謹以別錄仰呈。特希恩許。輕陳所請。悚息何言。邪見信心。古來共有。善人惡黨。今日寧無。前次傅子謂言。略呈小論。既蒙上達。復荷褒揚。戢在中心。但知慚德。昔三都賦。未值張華。無人見賞。今破邪論。不逢君子。誰肯爲珍。比者海內諸州。四方道俗。流

通抄寫。讚詠成音。迴邪見之心。發愚人之見者。豈非明公之力耶。心能利物。薄有冥功。請公爲宏護檀越。

雲門遺表云。有限色身。詎免榮枯之歎。無形實相。孰云遷徙之期。身偎韶石之雲。頭變楚山之雪。隙駒難繫。瓶雀易飛。既風燈炬焰以不留。在水月空花其何適。

佛印寄東坡惠州書云。子瞻負高材。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相耳。人生如白駒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眼成空。何不一筆都勾。尋取本來面目。子瞻讀書萬卷。而未知性命所居。不可謂之聰明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

大覺璉禪師答侍郎孫莘老覺書云。妙理、聖人嘗寓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逮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爲慈悲。以化羣生。亦所以趨時也。自生民以來。淳朴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及其弊而爲秦漢。則無所不至矣。天下有不忍願聞者。於是佛祖如來、推之以性命之理。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設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然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者、迹也。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自秦漢以來。千有餘歲。風俗靡靡。大道寥寥。良可歎也。

浮山遠禪師與道吾眞公書云。學未至於道。衒耀見聞。馳騁機解。以口舌辯利相勝者。猶如廁屋塗圬丹雘。秖增其臭耳。

演公與郭功輔書云。昔江西南嶽諸祖之利物也。扇以淳風。節以清淨。被以道德。教以禮義。使學者收視聽。塞邪僻。絕嗜慾。忘利養。所以日遷善遠過。道成德備。而不自知。今欲參究此道。要須確志。以悟爲期。然後禍患得喪、付之造物。不可苟免。纔有絲毫顧慮。終無成就之時。

白雲端禪師與郭公輔書云。古人處山林。隱朝市。不牽於名利。不惑於聲色。遂能清振一時。美流萬世。或謂古人淳朴。故可教。今人浮薄。故不可教。斯瞽惑之言。不足稽也。

白雲與無爲子楊傑・字次公・書云。可言不可行。不若勿言。可行不可言。不若勿行。先哲謹言擇行。所以發言有類。立行有禮。遂能言不集禍。行不召辱。言則爲經。行則爲法。

晦堂心禪師與朱給事世英書云。予初入道。自恃甚易。逮見黃龍先師後。退思日用與理矛盾者極多。遂力行三年。雖祁寒溽暑。確志不移。然後方得事事如理。而今咳唾掉臂。亦是祖師西來意。

晦堂答張無盡商英・字天覺・書云。聖人之道。如天地育萬物。無有不備。衆人之道。如江河淮濟。山川陵谷。草木昆蟲。各盡其量而已。無有不備者。道豈有二耶。由得有淺深。成有大小耳。

晦堂與寶性禪師白雲端和尚・書云。久廢不可速成。積弊不可頓除。優游不可久戀。人情不可恰好。禍患不可苟免。達此五事。涉世無悶矣。

晦堂與謝景溫書云。先師進止嚴重。見者敬畏。衲子因事請假。多峻拒弗從。惟聞省視親老。則氣色穆然。見於顏面。盡禮津遣。其愛人恭孝如此。

黃龍答王荆公（安石）書云。夫人語默舉止。自謂上不欺天。外不欺人。內不欺心。誠可謂得矣。然獨戒謹乎獨居隱微之間。果無纖毫之欺。斯可謂得。

黃龍與隱士潘延之書云。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推專與勤。屏絕嗜好。行之勿倦。然後擴而充之。可盡天下之妙。

湛堂準禪師與李商老書云。道者、古今之權。善宏道者。要在變通。不知變者。拘文執教。滯相殢情。此皆不達權變。故通方上士。返常合道。不拘一而應變也。

湛堂答黃山谷書云。人之履行。非一訓一詰、所能盡知。蓋口舌辯利者。事或未可信。辭語拙訥者。理或不可窮。雖窮其辭。恐未窮其理。能服其口。恐未服其心。惟人難知。聖人所病。況近世衲子。聰明不通物情。視聽多伺過隙。與衆違欲。與道乖方。相尚以欺。相冒以詐。使佛祖之道。靡靡愈薄。殆不可救矣。

靈源清禪師與黃山谷書云。古人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以爲安。此喻安危之機。死生之理。明如杲日。閒不容髮。夫人平居燕處。罕以生死禍福爲慮。一旦事出不測。方頓足扼腕而救之。終莫能濟矣。

靈源與伊川先生書云。禍能生福。福能生禍。禍生乎福者。緣處災危之際。切於思安。深於求理。遂能祗畏敬謹。故福之生也宜矣。福生乎禍者。緣居安泰之時。縱其奢欲。肆其驕態。遂多輕忽侮慢。故禍之生也宜矣。是知多難成其志。無難喪其身。得乃喪之端。喪乃得之兆。福不可屢僥倖。得不可常覬覦。居福慮

危。則其福可保。見得慮喪。則其得必臻。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

靈源與覺範書云。聞在南中時究楞嚴。特加箋釋。非不肖所望。蓋文字之學。不能洞當人之性源。徒與後學障先佛之智眼。病在依他作解。塞自悟門。資口舌則可勝淺聞。廓神機則難極妙證。故於行解。多致參差。而日用見聞。尤增隱昧也。

靈源與德禪師書云。近世作長老。涉二種緣。多爲二風所觸。喪其法體。一應逆緣。多觸衰風。二應順緣。多觸利風。既爲二風所觸。則喜怒之氣交於心。鬱勃之色浮於面。故取辱法門。詒譏賢達。

佛鑒與秀紫芝書云。爲道不憂。則操心不遠。處身常逸。則用志不大。古人歷艱難。嘗險阻。然後享終身之安。蓋事難則志銳。刻苦則慮深。遂能轉禍爲福。轉物爲道。多見學者逐物忘道。背明投暗。於是飭己之不能。而欺人以爲智。強人之不逮。而侮人以爲高。以此欺人。而不知有不可欺之先覺。以此掩人。而不知有不可掩之公論。惟賢者則謂事散而無窮。能涯而有盡。欲以有盡之能。而周無窮之事。識有所偏。神有所困。其於大道。必有闕焉。

高菴與李都運書云。衲子無賢愚。惟在善知識、委曲以崇其德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獎以重其言。優愛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蓋人皆含靈。惟勸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琢磨則珪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淤泥。疏濬則川澤。乃知像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勸獎之道。亦有所未至矣。學者才能。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才能消長之由也。

歸雲本禪師示諸寺辯佞書云。本朝富鄭公。弼。問道於投子顒禪師。書尺偈頌。凡十四紙。灼見前輩主法之嚴。王公貴人信道之篤也。鄭國公社稷重臣。晚年信向如此。而顒必有大過人者矣。士夫中諦信此道。能忘齒屈勢。奮發猛利。期於徹證。如楊大年侍郎、李和文都尉、見廣慧璉、石門聰、并慈明諸老。激揚訓唱。班班見諸禪書。楊無爲之於白雲端。張無盡之於兜率悅。皆扣關擊節。徹證源底。非苟然者。近世張無垢侍郎、李漢老參政、呂居仁學士、皆見妙喜。登堂入室。謂之方外道友。脫略世俗拘忌。罔窺涯涘。然士君子相求於空閒寂寞之濱。棲心禪寂。發揮本有而已。後世不見先德楷模。專事諛媚。曲求進顯。凡以住持薦名爲長老者。往往書刺稱門僧。奉前人爲恩府。取招提之物。苞苴獻佞。識者憫笑。恬不知恥。嗚呼。沙門釋子。一餅一鉢。雲行鳥飛。非有凍餒之迫。子女玉帛之戀。而欲折腰擁彗。自取辱賤如此耶。稱恩府者。出於己私。無所依據。削弱風教。實姦邪欺僞之漸也。破法比邱。魔氣所鍾。誑誕自若。指禪林大老爲師承。媚當路貴人爲宗屬。申不請之敬。啓壞法之端。吾道衰極至此。聊書此以自警云。

東山空禪師答余才茂借脚夫書云。向辱枉顧。荷愛甚厚。別後。又承惠書。益自感愧。某本巖穴間人。與世漠然。才茂似知之。今雖作長老。居方丈。只是前日空上座。常住有無。一付主事。出入文籍。並不經眼。不畜衣鉢。不用常住。不赴外請。不求外援。任緣而住。初不作明日計。才茂既以道舊見稱。故當相忘於道。今書中就覓數脚夫。不知此脚出於常住耶。空上座耶。若出於空。空亦何有。若出常住。是私用常住。亦涉私。則爲盜。豈有善知識而盜用常住乎。公既入帝鄉。求好事。不宜於寺院營此等事。公閩人。所見所

知皆閩。閩長老一住著院。則常住盡盜爲己有。或用結好貴人。或用資給俗家。或用接陪己知。殊不念爲十方常住招提僧物也。比年以來。寺舍殘廢。僧徒寥落。皆此等咎。願公勿置我於此等輩中。公果見信。則他寺所許者。皆謝而莫取。公之前程。未可量也。逆耳之言。公謂如何。時寒。途中保愛。

雪堂行禪師與王梅溪。十朋書云。金隄千里。潰於蟻壤。白璧連城。玷於瑕疵。無上妙道。非特金隄白璧也。貪慾恚嗔。非特蟻壤瑕疵也。要在立志端謹。用功精進。操守堅確。修行完美。然後可自利而利人。

雪堂與晦堂書云。予弱冠之年。見獨居士言、中無主不立。外不正不行。此語宜終身踐之。聖賢事業備矣。予佩服斯語。在家修身。出家學道。以至臨衆應物。如衡石之定重輕。規矩之成方圓。捨此、則事事失準矣。見獨居士。卽雪堂父。

雪堂與竹菴書云。學者不知道之所向。則尋師友以參扣之。善知識不可以獨化。則賴學者以贊祐之。昔江西馬祖。因百丈南泉而顯其大機。南岳石頭。得藥山天皇而著其大智。所以千載一合。論說無疑。建勳叢林。增光佛祖。

死心與韓子蒼。駒書云。求利者不可與道。求道者不可與利。使利與道兼行。則商賈屠沽、皆能求之矣。何必古人棄富貴。忘功名。灰心泯智於空山大澤之中。澗飲木食而終其身哉。必謂利與道不相違礙。譬如捧漏巵而灌焦釜。終莫濟矣。

草堂淸禪師與韓子蒼書云。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

漂木石。沒邱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此與愛溺之水。瞋恚之火。何異乎。古人治心。防於念之未生。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收功甚大。及其情欲相亂。愛惡交互。自傷其身。又傷他人。不可救矣。

山堂與張無盡書云。御下之法。恩不可過。過則驕。威不可嚴。嚴則怨。恩必施於有功。不可妄加匪人。威必加於有罪。不可濫及無辜。故恩雖厚而人無驕。威雖嚴而人無怨。若功不足稱而賞太豐。罪不足責而罰太重。遂使小人生驕怨矣。

妙喜與韓子蒼書云。古人先擇道德。次推才學而進。苟非良器。置身於人前者。人多薄之。故衲子自思砥礪名節。比見叢林凋喪。學者不顧道德。少節義。無廉恥。譏淳素爲鄙朴。獎囂浮爲俊敏。是以晚輩識見不明。涉獵抄寫。用資口舌之辯。日滋月浸。遂成澆漓之風。若語以聖人之道。費若面牆矣。

妙喜與張無垢書云。近代主法者。無若眞如喆善。輔弼叢林者。無若楊岐。議者謂慈明眞率。作事忽略。無避忌。楊岐忘身事之。惟恐不周。雖衝寒冒暑。未嘗惰容。始自南源。終於興化。越三十載。總柄綱律。盡慈明之世而後已。若眞如者。初自束包行脚。逮於應世領徒。爲法忘軀。不啻饑渴。無遽色。無疾言。夏不排窗。冬不附火。一室翛然。凝塵滿案。嘗曰。衲子內無高明遠見。外乏嚴師良友。尠克有成器者。故當時執拗如孚鐵脚。倔強如秀圓通諸公。皆望風而偃。此二老。實千載衲子之龜鑑也。

萬菴顏禪師與草堂書云。少林初祖。衣法雙傳。六世衣止不傳。取行解相應。世其家業。祖道愈光。子孫益

繁。大鑑之後。石頭、馬祖、皆嫡孫。二大士元言妙語。流布寰區。潛符默證。而師法既衆。學無專門。曹溪源流。派別爲五。方圓任器。大體是同。各擅佳聲。力行己任。一言一令。網羅學者。由是互相訓唱。顯微闡幽。或抑或揚。佐佑法化。語言無味。如煮木札羹。炊鐵釘飯。與後輩咬嚼。目爲拈古。其頌始自汾陽。暨雪竇。汪洋乎不可涯涘。後之作者。馳騁雪竇。不顧道德。務以文彩煥爛爲美。使晚進不見古人渾淳大全之旨。

佛智裕禪師與鄭居士書云。駿馬奔逸。而不敢肆足者。銜轡之禦也。小人強橫。而不敢縱情者。刑法之制也。意識流浪。而不敢攀緣者。覺照之力也。學者無覺照。猶駿馬無銜轡。小人無刑法。何以絕貪慾。治妄想乎。

心聞賁禪師與竹菴書云。衲子有智行。聞於叢林者。豈非豪傑士哉。但能勤於參究。去虛取實。各得其用。則院無大小。衆無多寡。皆從其化。昔風穴之白丁。藥山之牛欄。常公之大梅。慈明之荊楚。若以位貌相求。必爲人所笑。一旦據師席。登華座。萬指圍繞。發揮佛祖救世之光明。叢林孰不望風而靡。夫前輩負瓌偉之材。英傑之氣。尙於未遇之際。含恥忍垢。混世同流。況下此者乎。○又書云。衲子因禪致病者多。有病在耳目者。以瞠眉努目。側耳點頭爲禪。有病在口舌者。以顚言倒語。胡喝亂喚爲禪。有病在手足者。以進前退後。指東劃西爲禪。有病在心腹者。以窮元究妙。超情離見爲禪。據實而論。無非是病。惟本色宗師。明察幾微。目擊而知其會不會。入門而辯其到不到。然後用一錐一劄。脫其廉纖。攻其滯礙。驗

其眞假。定其虛實。而不昧乎變通。終蹈於安樂無事之境而後已。

心聞與張無垢書云。教外別傳之道。至簡至要。初無他說。前輩行之不疑。守之不易。天禧間。雪竇以辯博之才。剏意變弄。求新琢巧。繼汾陽爲頌古。籠絡當世學者。宗風由此一變矣。逮宣政間。圓悟又出己意麗之。爲碧巖集。彼時邁古淳全之士如寧道者。死心、靈源、佛鑒諸老。皆莫能迴其說。於是新進後生。珍重其語。朝誦暮習。謂之至學。莫有信其非者。痛哉。學者之心術壞矣。紹興初。佛日入閩。見學者牽之不返。日馳月騖。浸漬成弊。乃碎其板。闢其說。祛迷援溺。剔繁剗劇。摧邪顯正。勃然而振之。衲子稍知其非。而不復慕。然非佛日高明遠見。乘悲願力。救末法之弊。則叢林大有可痛者矣。

拙菴佛照光禪師與丞相虞允文書云。大道洞然。本無愚智。譬如伊呂。起於耕漁。爲帝王師。詎可以智愚階級而擬哉。

密菴傑禪師與施司諫書云。叢林興衰。在於禮法。學者美惡。存乎習俗。古人巢居穴處。澗飲木食。不可行於今時。今人豐衣華服。飯粱齧肥。不可行於古時。何以故。習不習耳。夫人朝夕見者爲常。一旦去此就彼。疑而不信。將不從矣。是人情安於所習。駭其未見。又何足怪。

自得輝禪師與尤侍郎書云。大智禪師、特剏清規。扶救末法。比邱不正之弊。有教化。有條理。有始終。紹興之末。叢林尚有老成。能守典刑。近年失其宗綱。綱紀不振。上下謬亂。賓主混淆。叢林何由興乎。

或菴體禪師與曹侍郎逮書云。學道之要。如衡石之定物。持其平而已。偏重可乎。推前近後。其偏一也。明

此可學道矣

瞎堂遠禪師與侍郎顏公・復書云。佛祖之道。由內及外。自近至遠。聲色惑於外。四肢之疾也。妄情發於內。心腹之疾也。未見心正而不能正物。身正而不能化人者。故導物要在清心。正人當先正己。

簡堂機禪師與李侍郎・椿年書云。古者修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興事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道成功著。則與人共其名。所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榮。今人不然。是以道蔽、功損、名辱耳。

簡堂與吳給事・芾書云。夫人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愛。斯皆縱狥私懷。不稽義理。遂忘佛祖之道。失叢林之心。

大慧禪師宗杲與曾天游侍郎書云。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驚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卻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踏著鼻孔。卽此識情。便是眞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有所證。則又卻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卽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眞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眞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

了嵒禪師答淮康王書云。大源殿下。夙秉悲願。永作人王。不爲富貴所牢籠。獨以四無良心。時時薰習。蓋

從百千劫人王中之善知識來也。且世俗百石之家。沈酣五欲。恃縱驕奢。曾不少省。況殿下名位崇高。孜孜斯道。非夙植德本。何能若此。乃又寄書山中。索警策之言。何過遜也。某祖述剩語一章。山偈一律。特進大源大居士閒玩耳。古之國王大臣。與吾門先人問道之際。未嘗有警策之說。惟是單提向上。覿面相呈。所得妙在言外。奈近來人心浮薄。法運下衰。不得不於方便語言處體究。諒殿下天稟。不與時輩同論。倘於此道果無所契。須奮一段悠久勇猛之志。看取古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之語。既得此旨。勿生擬議。於一切處。莫問閒忙。不拘坐臥。彼此莫動其懷。物欲莫遷其念。不急不緩。不沉不浮。大要在一歸何處。或有善惡境現。不可認着。認着是病。單單只提一歸何處。更不容第二念。驀爾悟去。到此田地。了然明白。與三世佛同登聖位。歷代祖共坐道場。錦衣繡幄。卽爲蓮座寶幢。玉冕金簪。總是香纓華髻。若於此等法界急不能證。須當發十種良心。第一。念無常老病。不與人期。發精進心。第二。念佛教提攜轉凡入聖。發外護心。第三。念世間汚染。如陽焰空華。了無實處。發清淨心。第四。念羣生沉困。時刻無安。發濟度心。第五。念今生不悟。失卻難回。發勇猛心。第六。念善心難同。道侶難合。發保任心。第七。念明世罕遇。盛會難逢。發輔助心。第八。念坐尊貴牀。作邦國主。發無上心。第九。念眷屬平等。悉當憐憫。發溫顧心。第十。念求菩薩道。世世不忘。發尊勝心。果能發心如是。卽與華嚴無異。治世境緣。頭頭合轍。過去未來。無所不遂矣。

右名僧書五十一章。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寶藏論及其他一種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徐鎮

G一五三〇上

（本書校對者黃聿祥）